

## 微光

百龄徐志摩



又是微雨。行路间，触景生情，奶奶那句每逢刮风下雨必会响起的低喃不由浮上心头——“天老爷，雨爱滴答滴答落哦”。这恳求老天慢些落雨、福泽苍生的客家话，从奶奶嘴里道出，一字一节都透着慈悲心肠。但我已经一整年没听到这熟悉的语调了。

山林里的风裹着水汽，打湿了通往奶奶墓地的弯弯山路。一脚泥水抵达后，我蹲下身，细细辨认碑上的名字，那些被雨水泡软的字迹，像极了奶奶总爱眯起的眼眸——去年此刻，也是这样的雨，她安息在我小时候曾折腾无数遍的床上，我攥着她发白指节上最后的余温，长跪而泣。

奶奶的脊背，曾是我儿时最稳的船。婴儿期的记忆已是模糊一片，奶奶用客家背带和裙子裹住的暖，却教我没齿难忘。她的背不算宽厚，甚至因骨架嶙峋而有些硌人，可每次她弯腰洗衣、做饭、拖地，背带里的我就跟着她的节奏和歌声轻轻晃动，像躺在移动的摇篮里。小区里有人说，那道“奶奶背孙儿”的身影，是草坪上最软的光、最动人的景。早年因辛苦躬耕而落下的坐骨神经痛等病根，让花甲之年的奶奶步履蹒跚，背带在她的肩上勒出红痕，她却总笑着与迎面而来的左邻右舍打招呼，声音亮得能惊飞树梢的麻雀。

我渐渐长大了，那道脊背在眼前也渐渐弯成了月牙。大学毕业那年，奶奶再次来省城。80多岁的人，总抢着进厨房，陪着脚够菜板，肩膀微微耸着，像株被风压弯的稻穗。我时而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切萝卜丝，刀在她手里却稳得很，萝卜簌簌落进瓷盆，细得可以穿针引线。汗珠顺着她花白的鬓角往下淌，又钻进布满老年斑的皱纹里，一道一道，像爬过沟壑的溪。后背的蓝布衫洩出深色的印子，像幅被水浸过的画。母亲要替下她，她却摇摇头摆手：“让我再给你们做口热的，我孙子从小爱吃。”

送奶奶回老家那天，秋风已凉。她拉着我的手，指腹的茧子蹭得我手心疼，那东看西瞧的眼神，像是怕把我看漏了。“老了，不中用了，”她反复说，“乖孙有空多回来呀。”我笑她啰嗦，说过年就回，还逗她：“您等着我带女朋友来看您。”她也笑，眼角的皱纹堆成了花。那笑容里藏着的涩，我后来才读懂——原来奶奶这回到省城竟是最后一次，她知道自己的身体，老年人的预感向来很准。

奶奶过世后的这年春节，我们照常回了老家农村。老家的院子总还是热闹的，堂兄表姐们聚一块儿，欢声笑语能掀翻屋顶，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推开奶奶的房门，阳光斜斜地照在空床上，她常坐的藤椅边还摆着我买给她的袖珍唱机，竹篮里剩着半袋她攒的各种糖果——那是给比我更小一辈孩子留的。心猛地空了一块，像被剃去了什么。点燃香，对着挂墙的遗照说话，烟圈飘到她笑盈盈的脸上，我不得不由鼻酸。

小时候的我，总爱缠着她。她坐在门槛上择菜，我们一群孩子就围着她的膝头，抢着说学校的趣事。她的头发白得像落了场雪，我们摘了田间地头的小雏菊往她发间插，她也不拦不恼，任由我们打扮成“老来俏”，笑得露出没剩几颗的牙。

她总遗憾自己不识字，没见过世面，却最爱跟着我们“开眼界”。我刚会走路时，她拉着爷爷，颠颠地跟着我们去杭州。西湖的柳丝拂过她的脸，她像个孩子似的拍手：“原来天下真有这么好看的水，人间天堂果然没有吹牛！”后来爷爷又组团去北京旅游，她因为腿脚不利索，只能在家翻看爷爷带回来的照片，一遍遍指着天安门的城楼、长城的砖，叹口气：“这辈子是看不上了。”

我小升初那年暑假，全家去台湾。她嘴上说“不去不去，添麻烦”，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跟爸妈商量，事先租了辆轮椅。飞机起飞时，她紧紧抓着我的手，看着窗外的云，眼睛亮得像盛了星星。在阿里山的小火车上，她指着远处的山峦问：“这比咱老家的山高吗？”我告诉她：“奶奶站在这儿，就是最高的山了。”她笑得直拍我的手，夸我“嘴甜得像抹了蜜”。那一路，她的笑声比飞机的引擎、火车的鸣笛还响，还长。

我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那天，第一时间向她报喜。电话里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反复问：“真的？我的乖孙真成我们家第一个研究生了？”后来每次回家，她总要对我坊坊说：“看，我孙儿有出息了。”我用第一笔工资给她买了台看片机，存了好多客家山歌戏。她天天抱着看，逢人就讲：“这是我孙儿买的，比电视还清楚，在手上拿着方便！”过年给她红包，她攥在手里舍不得放，事后又想偷偷塞回给我，说“奶奶还有钱，孙儿留着找女朋友”。

她走的那天，天阴得厉害，父亲早已哭成一个泪人。我跪在她床前，喊着“奶奶”，却再也听不到她的回应了。守夜时写《脊背上的温暖》一文，泪水好几次掉在键盘上，止也止不住。那些没说出口的抱歉，那些没来得及尽的孝，都成了心口的疤。

送她上山那天，天气预报说有大雨，却只是飘着微雨。直到我们把她和爷爷合墓，走出山林，豆大的雨点才砸下来，噼里啪啦，像谁在天上哭。我站在雨里，忽地明白——奶奶总怕麻烦我们，连离世、出殡都选了个最省事的日子。

奶奶归山后，“头七”到“七七”，父亲总会在某个时刻无端落泪。半年后一次偶然撞见，他捧着奶奶照片泪雨纷飞，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家中的光景看似未变，只是那份悲伤，已悄然沉淀在日复一日的静默里。这一年，我们和大伯姑姑、堂兄表姐们常聚，大伯母学着奶奶的样子腌菜、炸米粿，大伯总在饭桌上讲奶奶以前的规矩，连院角的雏菊都开得跟往年一样旺。打小也是奶奶一手扯大的堂哥说：“奶奶在呢，看着咱们呢。”小侄女也童言无忌：“太婆回来后，我要给她拿拐杖。”是啊，奶奶怎么会走呢？她在大伯念叨的规矩里，在大姑小姑回娘家的念叨里，在我们每次提起她时拂不去的思亲里。

一周年的雨还在下，打湿了我的衣领。我把沿途采摘的野花放在奶奶的遗像前，花瓣上的水珠滚下来，像她当年落在我手背上的汗。

奶奶，您知道吗？我现在能自己做您教我的红萝卜丝炒马铃薯、西红柿炒蛋了，就是还切不成您那样细的丝，炒不出您那样入口爽滑的滋味。我还常看客家山歌戏，总觉得您就坐在旁边跟着哼。上次回老家，小侄女学我们的当年，往我发间插雏菊，我忽然就想起您笑盈盈的样子。这辈子能做您的孙儿，是多大的福气啊。您背过我的那道脊背，早成了我心里的山——累时靠一靠，遇困难时想一想，就觉得浑身劲劲儿。

雨住了，天边透出一抹微光。我对着遗像深鞠一躬，得去赶下午的动车了。风穿过熟悉的村庄，柔柔的，像您的叮咛：“慢点儿走。”

来生，换我背您，再推着轮椅，陪您看遍这人间好风光。

（作者系福建省福州市某报社策划编辑）

## 剃头匠贵生

□黄 胜



赣南客家有句俗语传为是笑谈：“剃脑师傅哇给（讲的），今朝（今天）在你家食饭哈。”说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村剃头匠的窘迫——每到一村，剃头匠总得自己提醒当值的农户莫忘管饭，仿佛那碗糙米饭是讨来的施舍。包干我老家村子的贵生师傅也习以为常地身处这样的窘迫之中。

贵生师傅相貌清瘦，皮肤糙米色，圆形脸，厚嘴唇，慈眉善目，齐整的长碎发梳向右侧，柔顺地贴在额头，身上洁净素雅，爱穿蓝灰色的中山装，打着补丁的灰色棉布裤、一双褪色的解放鞋，剃头时两只手臂上总戴着卡其色粗布袖子，十根手指修长而白净。他性情温和，脸上不愠不悲，动作轻柔斯文，说话轻声细语，给人易于接近之感。他理发时总是全神贯注，若是有人叫他或问他话，哪怕只是回应一个字，他也要暂停下来，生怕把人家的头发剪坏了或伤到人家。

除了我们的小村落，他还承包了老村、齐唱排、赖屋面、黄坑、杉杉下等好几个生产队（后来叫村民小组），担负着为好几百人理发的任务。一年四季，寒来暑往，贵生师傅总是提着枣红色的木箱子风雨兼程。晴天，草帽檐压着细汗；雨天，油纸伞洩出墨色水痕。当他踩着黄泥小径走进我们村子时，祠堂檐角正簌簌滴着晨露。

刚停下脚步，贵生师傅便在祠堂前那块大禾坪（晒谷场）的一角摆开阵势做着准备：将条凳支在高大的香樟下，钻锥被钉进凳头，再挂上那块浸透油与岁月的揩刀布。接着从小溪里打来一盆清水，在那凹陷的磨刀石上唰唰磨起他的剃刀和剪刀。磨罢，钢刀便在那块发亮的邦皮（揩刀布）上行走，寒光掠过他手臂上的粗布袖套，惊飞了叶隙漏下的光斑。

“贵生师傅来咯——”消息像谷粒撒进鸡群，男人们摆下锄头往香樟树下的大禾坪涌来。

围裙布抖开的刹那，碎金似的阳光正落在贵生师傅褪色的解放鞋上。推剪啃头发的咔咔声里，碎发一撮撮撒落在土黄色禾坪上。他左手的梳子与右手

的飞剪总能在发丝间相依相伴，快乐和鸣。

无论男女老少，不管发质如何，只要来了，贵生师傅都照单全收，不拒绝或推却任何一个村民的理发需求，哪怕顾客头上长满虱子或生了癞痢，哪怕遇到有人头发脏乱得打着结没法梳理，他都责无旁贷耐心伺候。遇到触目惊心的头还会做些分外的活——小心地冲洗和篦除藏匿在发丝间的虱子，给长包长癞的头颈涂抹自制的药膏。如此尽心尽责，收入却是手艺人中最低的。剃一个头不过一两毛钱，整个屋场（生产队）全年下来总的理发费尚不足百元，不及裁缝师傅收入的一半。

虽然收入微薄，应该置办的工具、物品，贵生师傅总是备得齐全。除了那掉漆的木箱子及那块发亮的揩刀布经久不换，其他的工具器械诸如推剪、梳子、平剪、牙剪、围裙等，他那枣红色的木箱子里不时有添置。要说箱子里最吸引人的，当数贵生师傅常备的香皂子（香皂），在他帮顾客洗头时，用那玩意儿在头上抹两圈，就能揉出香氛四溢的泡泡来，即便接下来用清水将泡泡冲洗得毫无踪影，整个头甚至整个人都还带着扑鼻的茉莉香。香皂子——在那年月可是稀罕物，寻常人家脸盆架上只摆得上一块滑溜丑陋的肥皂或一小块木榨菜片。

说到贵生师傅的手艺，那可是没得挑剔。光头、运动头、杨梅头、满月头，洗头难不倒他；剪发、剃须、洗发、采耳，样样他都精通。根据不同头型，他能剪出不同版型，让理发者在照了镜子过后满意而归。剃胡须汗毛他也很是娴熟，白净的手握着那把锋利无比的剃须刀，时而轻快一抹，时而徐徐挪移，时而频频疾剃，时而匀速一刷，时而上下挥舞，时而左右摇摆，恰如书画家在挥汗泼墨，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最难忘的是贵生师傅的搅耳绝活！一把小小的搅耳刀，细长的刀柄架在他右手拇指中三指间，薄薄的刀片轻轻伸入耳洞，接着他那几个控制着搅耳刀的手指协调划动，那柄小刀便像一尾细小河鱼摇头摆尾地在耳道里

游动。当他轻轻移开搅耳刀，剃出的陈年耳垢常常令在场的人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轰动。”他温软的客家腔比剃刀更利，连村支书都立马乖乖定住头。他轻轻托一下你的下巴，你立马就得将头抬高些许。

剃头现场有个爱说笑的九发叔叔，见聚集的人多了起来，便启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逞显幽默之能事：“要我说话，这世上要数剃脑师傅的权力最大了！不是吗？谁都要听他的，他叫谁低头谁就得低头，叫谁不能动谁就不能动，哪怕你是皇帝老子！”大伙听了，一阵哄笑，惊起一群麻雀。剃头师傅也眼尾漾开细纹，但手上剃刀仍稳如老僧。他也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心里明镜似的：自己一介剃头师傅，能有什么权力和威严呀？不过九发叔叔打趣得也没错呀——谁敢不听呢？他手上握着的凌驾于你头上的，可是锋利的剪刀、剃刀呢！

在支付包年剃头费这件事上，还真有人不怕贵生师傅。那时我母亲当过几年生产队的出纳员，按惯例，包村剃头师傅的工资也由出纳员代收后一次性交给贵生师傅。可总有那么几家，如道元叔家及刘屋婆家，拖到年底了还没交一分钱。

到了第二年开了春的日子，刚过了一个年的村民们见贵生师傅来了，都喜滋滋、急切地争相来到祠堂前的大禾坪上，列队等着贵生师傅为自己剃新年的第一个头。只是那两三家拖欠了剃头费的男主人和他们的娃们，久久不见露面。待大伙都剃完头相继离开了，没承担贵生师傅径直走到欠款户家门口，亮开喉咙唤叫：某某哥，你家有冇要剃脑的？快过来。剃脑钱暂时拿不出就以后拿嘛，不要紧的。头发长了像个野人哪里好！

听母亲说，欠贵生师傅理发费的人家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但贵生师傅的态度却丝毫没变。有变的，是他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他脚上穿的那双解放鞋越来越破烂……

油纸伞早换作涤纶伞，枣红木箱在某个梅雨季朽了底板。如今发廊的霓虹照亮了街头的青石板路，再无人记得剃刀游走发间的诚意，清瘦的贵生师傅也不知还在世否？他的粗布袖子应该没穿了吧。只是，每当镜中瞧见银丝丛生，耳边总会响起搅耳刀搅动光阴的潺潺水声——那让人敬畏的何止是刀锋，更是一个匠人把卑微活计做成艺术的孤勇，以及一个客家手艺人自己再难也不擅家私（工具）的那份忠实。

（作者系江西省于都县某小学教师）

## ■点 评

本期“微光”栏目，以乡音乡谣的呢喃实现了一种温润踏实的伦理理想。

我们看到传统手艺人所依存的价值观念。黄胜的散文《剃头匠贵生》讲述了包村剃头匠贵生师傅的精湛技艺与职业伦理。他不畏权贵，替人着想，不愠不悲，性情温和，生活虽然窘迫，却秉承家人的遗训，不摆自家傲，也不催逼村民——呼应了他的名字“贵生”，以生为贵。这种传统职业随着理发业的革新而衰微，高贵的劳动伦理只能存留于回忆与文字之中。

钟怀尧的散文《一周年的雨》，在泪雨纷飞中怀念去世的长辈。忙碌一生的奶奶留给了我们什么？是对老规矩的强调，对客家山歌戏的欣赏，对“开眼界”的向往，更赞美劳动立身的性情。在满纸的烟雨迷蒙中，读者依稀见到老奶奶把菜刀握得稳稳，切出来的萝卜丝细得可以穿过针孔，任凭汗水洩湿了脊背。那是劳动者的尊严。

也会看到“为他人着想”的同理心。邱立新的小小说《冬至》叙述丈夫俊生病倒下，妻子阿桂在冬至这天得到了乡邻林巧、小军的帮助，终于喝到了圆子汤。“去边界感”的乡村社会，是否能成为城市伦理再突破、再建构的参考？冬至作为传统节日，“团圆”的不只是都市原子式的小家庭。

亦村的诗歌《去滴水崖》写自然与人的互动。早獭、野菊俏皮可喜，山涧给瀑布让道，江山有情。云染俯身，我们回头——两个动作彼此牵引和呼应，体现人和天地的和谐美感。诗歌中抒写“平静”是难的，更难在“平静”中保持恰当的韵律与动态。人与自然的和谐律动是宝贵的生存状态。

新大众文艺既来自大众，又在以文艺的方式去想象新的伦理，塑造“新的大众”。四篇作品各自设想了一种绵长、有力、积极的伦理价值观念，这样的观念来自生活，也必将回到生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去滴水崖

□亦 村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叫马门的

村子边

我们步行

快步穿过泥浆飞溅的路面

我们来对了地方

是因为一只早獭的跳跃

是因为野菊花一片又一片

露出的惊喜

是树成为真正的树，是山涧给

一条瀑布让开一条道

而羊们

望着我们

却并不走近

连续多日的雨终于让蓝天

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这是它漫长的等待

所显现出的

它的气息

让所有来到它身边的人保持

着平静

水气飘散

那些满山的草，迎着我们

都是迷人的表情

那些被寒霜催促的树叶

正在变黄，变红

它们是天空

巨大的花园

几朵云俯下身

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头的

那么美的地方

（作者系甘肃省天水市某乡村

学校教师）

冬至头一天的清早，小村的老瓦尖上挂了一层薄霜，阿桂蹲在井院，正把从俊生床上换下来的褥单子“咔咔”搓洗。这时，林巧来了：“阿桂，搓圆子的米粉和糖馅有吗？”阿桂把湿手往围裙上擦了擦，说：“姐，看我这一天忙的，还没去弄呢。”

“别弄了，我准备了一份，给你也拿来一份。”说着把手里提的兜子拿给阿桂，“哎，自从俊生得了病，你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我寻思你没空，就给你弄了些。我先下田，等晚上我有空回来帮你搓圆子。”林巧说完，扛着农具下田走了。

以前，阿桂是村子里搓圆子的快手，两手一转，粉团就在掌心滚成圆。可今年人冬不久，阿桂的男人俊生摔伤了腿，一下子卧床不起，家里的活都压在阿桂一个人身上，她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一个上学，一个刚3岁。

傍晚，阿桂正揉面的时候，林巧来了，还给阿桂带了一件新的冬裤子，说：“明天上山祭祖，你要穿上新裤子。”阿桂感激地揉揉酸疼的腰说：“什么圆子不圆子的，你要是说，他病着，娃又小。我都不想团了。”

“那可不行啊，咱祭祖少不了它。”林巧笑着劝。“其实我也是知道，祭祖事大。记得小时候，我母亲搓圆子时常说，冬至大如年，圆子圆圆，是告诉地下先人，子孙团圆，日子圆满，长长久久。”

“是这个理儿。”林巧说。

“姐，我明天打算赶最早的公共汽车去县城里卖药材，好用卖药材的钱给俊生买药，明天县城里边有大集。”阿桂说。“那行，明天祭祖完事儿，我把孩子抱去照

看，你就去吧。”林巧爽快地说。两人这样说着话，就开始团圆子，娃就在旁边数着：“一个、两个……”

夜深了，她们终于团完了圆子。林巧走时，边走边举起一双干裂的手，笼着头发，阿桂望着她的背影，眼眶一阵发热。

第二天冬至到了，天刚麻麻亮，村里人仨一群俩一伙，都提着篮子往山上走。竹篮里装着圆子、香烛，还有果品。村口的老槐树下，村部支起大锅，煮了红糖姜水圆子汤，阿桂回来时，捧起一碗圆子汤，暖意从手心直接漫到了胸口。

到家她放下篮子，把从村部大锅里舀来的圆子汤端给俊生喝，俊生说：“今年的圆子好吃。”阿桂说：“晚上我回来再煮咱家的圆子汤，我现在得去赶车了。”说完抱起3岁的娃，交给等在门外的林巧，背上准备好的山药材，就往公共汽车站赶。这时候虽说天很冷，可阿桂走得满头是汗。

刚到汽车站，阿桂就听见村里的广播喇叭喊：通往县城的早班车因为修路，这几天停运了。阿桂听完，

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

怎么办？俊生的药只剩下今天一天的量了。这时候，有人骑着摩托车从阿桂身边路过，摩托车的烟呛得阿桂嗓子痒痒，她咳嗽两声，然后沮丧地蹲在了路边。没想到摩托车绕了个弯，又折了回来。原来是村里的小军，俊生的好哥们。小军见阿桂蹲在路边，就问：“咋啦？嫂子，你害病啦？”

“没有，我，我想坐车，可车停了。”阿桂叹着气说。听说阿桂要去镇上赶集卖药材，还要给俊生买药，小军拍拍车后座，说：“嫂子，来，坐上，我带你到镇上卖药材去！”阿桂一听，愣住了，随即眼眶一热，眼泪掉了下来，她抹了把眼泪，坐到了小军的摩托车后座上。

傍晚，夕阳在远山处扯着红纱时，飘着圆子香的回村小路上，阿桂和小军回来了。阿桂不但给俊生买回来了药，还让林巧买了治手裂的油膏。

那夜，阿桂和俊生家的小屋里，飘散起热腾腾的圆子香。

（作者系辽宁省昌图县某中学教师）

## 去展望一种伦理

□陈 思

## 冬至(小说)

□邱立新

